宋史

百一九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三　宋史四百二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陸持之字伯微知荊門軍九淵之子也七歲能爲文九淵授徒象山之上學者數百人有未達持之爲敷繹之荊門郡治火持之倉卒指授中程九淵器之韓侂冑將用兵持之憂時不懌乃歷聘時賢將有以告

見徐誼於九江時議防江持之請擇僚吏察地形孰險而守孰易而戰孰隘而伏毋專爲江守具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學以輔之往往皆以血氣盛衰爲銳情故三國兩晉諸賢多以盛年成功名公更天下事變多矣未舉一事而朝思夕惟利害先入于中愚恐其爲之難也誼憮然又之鄂謁薛叔似項安世之荊謁吳獵爭欲留之尋皆謝歸著書十篇名顓說嘉定三年試江西轉運司預選常平使袁燮薦于朝謂持之議論不爲空言緩急有可倚仗不報豫章建東湖書院連帥以書幣彊起持之長之嘉定十六年寧宗特

詔持之祕書省讀書固辭不獲既至又詔以迪功郎入省乞歸不許理宗即位轉修職郎差幹辦浙西安撫司以疾請致仕特命改通直郎所著有易提綱諸經雜說

徐鹿卿字德夫隆興豐城人博通經史以文學名於鄉後進爭師宗之嘉定十六年廷試進士有司第其對居二詳定官以其直抑之猶寘第十調南安軍學教授張九成嘗以直道謫居鹿卿摭其言行刻諸學以訓先是周惇頤程顥與其弟頤皆講學是邦鹿卿申其教由是理義之學復明立養士綱條學田多在

溪峒異時征之無藝農病之鹿卿撫恤無逋租者其後盜作環城皆燬惟學宮免曰是無撓我者辟福建安撫司幹辦公事會汀邵寇作鹿卿贊畫備禦動中機會避寇者入城多方振濟全活甚衆郡多火災救護有方會都城火鹿卿應詔上封事言積陰之極其徵爲火指言惑嬖寵溺燕私用小人三事尤切真德秀稱其氣平論正有憂愛之誠心改知尤溪縣德秀守泉辟宰南安鹿卿以不便養辭德秀曰道同志合可以拯民何憚不來鹿卿入白其母欣然許之既至首罷科斂之無名者明版籍革預借決壅滯達寃抑

邑以大治德秀尋帥閩疏其政以勸列邑歲饑處之
有法富者樂分民無死徙最聞令赴都堂審察以母
喪去詔服闋赴樞密稟議首言邊事楮幣主管官告
院幹辦諸司審計司故相子以集英殿修撰食祠祿
又兼司農少卿米麥鹿卿曰柰何爲一人壞成法持
不可遷國子監主簿入對陳六事曰洗凡陋以起事
功昭勸懲以收主柄清班著以儲實才重藩輔以蔽
都邑用閩越舟師以防海合東南全力以守江上皆
嘉納改樞密院編修官權右司贊畫二府通而守法
會右史方大琮編修劉克莊正字王邁以言事黜鹿

鄉贈以詩言者併劾之太學諸生作四賢詩知建昌軍未上而崇教龍會兩保與建黎寮鐵城之民修怨交兵鹿卿馳書諭之斂手聽命既至則寬賦歛禁掊克汰贓濫抑彊禦恤寡弱黥黠吏訓戍兵葺百丈砦擇兵官城屬縣治行大孚田里歌誦督府橫取秋苗斛面建昌爲米五千斛鹿卿爭之曰守可去米不可得民恐失鹿卿請輸之以共命鹿卿曰民爲守計則善矣守獨不爲民計乎卒爭以免召赴行在將行盜發南豐捕斬渠首二十人餘不問擢度支郎官兼右司入對極陳時敝改侍右郎官兼敕令刪修官兼右

司鹿卿又言當時並相之敝宰相以甘言誘鹿卿退
語人曰是牢籠也吾不能爲宰相私人言者以他事
詆鹿卿主管雲臺觀越月起爲江東轉運判官歳大
饑人相食留守別之傑諱不詰鹿卿命掩捕食人者
尸諸市又奏授真德秀爲漕時撥錢以助振給不報
遂出本司積米三千餘石減半賈以糶及減抵當庫
息出緡錢萬有七千以予貧民勸居民收字遺孩日
給錢米所活數百人宴集不用樂會岳珂守當塗制
置茶鹽自詭興利横斂百出商旅不行國計反虧於
初命鹿卿覈之吏爭竄匿鹿卿寛其期限躬自鈎考

盡得其實珂辟置貪刻吏開告訐以罔民沒其財民李士賢有稻二千石因之半歲鹿卿悉縱舍而勸以其餘分皆感泣奉命珂罷以鹿卿兼領太平仍暫提舉茶鹽事弛苛征蠲米石蕪湖兩務蘆稅江東諸郡飛蝗蔽天入當塗境鹿卿露香默禱忽飄風大起蝗悉度淮之傑密請移鹿卿浙東提點刑獄加直祕閣兼提舉常平鹿卿言罷浮鹽經界鹺地先撤相家所築就捕者自言我相府人鹿卿曰行法必自貴近始卒論如法丞相史彌遠之弟通判温州利韓世忠家寶玩籍之鹿卿奏削其官初鹿卿檄衢州推官馮惟

說決發獄惟說素廉平至則辨曲直出淹禁大家不
快其爲會鄉人居言路迺屬劾惟說州索印紙惟說
笑曰是猶可以仕乎自題詩印紙而去衢州鄭逢辰
以繆舉鹿卿以委使不當相繼自劾且共和其詩御
史兼二人劾罷之及知泉州改贛州皆辭還浙西提
點刑獄江淮都大坑冶皆以病固辭遂主管玉局觀
及召還又辭改直寶章閣知寧國府提舉江東常平
又辭淳祐三年以右司召猶辭丞相杜範遺書曰直
道不容使人擊節君不出豈以馮惟說故耶惟說行
將有命矣鹿卿迺出擢太府少卿兼右司入對請定

國本正紀綱立規模時事多艱人心易揺無獨力任重之臣無守節伏義之士願蚤決大計上嘉納之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崇政殿說書逾年兼權吏部侍郎時議使執政分治兵財鹿卿執議不可以疾丐祠遷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兼發運副使力丐祠上諭丞相挽留之召權兵部侍郎固辭上令丞相以書招之鹿卿至又極言君子小人切於當世之務兼國子祭酒權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兼權給事中鹿卿言瑣闥之職無所不當問比年命下而給舍不得知請復舊制從之上

眷遇衆篤而忌者寖多有撰僞䟽託鹿卿以傳播歷詆宰相至百執事鹿卿初不知也遂力辨上前因乞去上曰去則中姦人之計矣令臨安府根捕事連勢要獄不及竟遷禮部侍郎累䟽告老授寶章閣待制知寧國府而引年之䟽五上不允提舉鴻禧觀遂致仕進華文閣待制卒遺表聞贈四官鹿卿居家孝友喜怒不形恩怨俱泯宗族鄉黨各得歡心居官廉約清峻豪髮不妄取一廬僅庇風雨所著有泉谷文集奏議講義鹽楮議政稾歷官對越集手編漢唐文類文苑菁華謚清正

趙逢龍字應甫慶元之鄞人刻苦自修爲學淹博純實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授國子正太學博士歷知興國信衢衡袁五州提舉廣東湖南福建常平每至官有司例設供張悉命撤去日具蔬飯坐公署事至即面問決遣爲政務寬恕撫諭惻怛一以天理民彝爲言民是以不忍欺居官自常奉外一介不取民賦有逋負悉爲代輸尤究心荒政以羨餘爲平糴本遷將作監拜宗正少卿兼侍講凡道德性命之蘊禮樂刑政之事縷縷爲上開陳疏奏甚衆藁悉焚棄年八十有八終于家逢龍家居講道四方從遊者皆爲鉅

公名士丞相葉夢鼎出判慶元修弟子禮常謁師門庳陋欲市其鄰居充拓之逢龍曰鄰里粗安一旦驚擾彼雖勉從我能無媿於心逢龍寡嗜欲不好名歛歷日久泊然不知富貴之味或問何以裕後逢龍笑曰吾憂子孫學行不進不患其飢寒也

趙汝騰字茂實宗室子也居福州寶慶二年進士歷官差主管禮兵部架閣還籍田令召試館職授祕書省正字升校書郎尋升祕書郎兼史館校勘輪對言節用先自乘輿宮掖始兼玉牒所檢討官以直煥章閣知温州進直徽猷閣江東提點刑獄又進直寶文

閤差知婺州召赴闕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升
起居郎時暫兼權吏部侍郎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
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遷吏部侍郎兼
侍講權工部尚書兼權中書舍人皆兼同修撰以左
司諫陳垓論罷召爲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修國史
實錄院修撰入奏言前後姦諛之臣傷善害賢自取
穹官要職何益於陛下而深損於聖德興利之臣移
東就西順適宮禁自遂谿壑無厭之欲何益於陛下
而深戕於國脈則陛下私惠群小之心可以息矣又
言陛下有用君子之名無用君子之實兼直學士院

拜翰林學士兼知制誥兼侍讀辭歸故里累召力辭以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召至闕以端明殿學士提舉佑神觀兼翰林學士承旨知泉州知州南外宗正事復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兼翰林學士承旨景定二年卒遺表上特贈四官

孫夢觀字守叔慶元府慈溪人寶慶二年進士調桂陽軍教授浙西提舉司幹辦公事差主管吏部架閣文字為武學諭輪對言人主不容有所憚尤不容有所玩憚則有言而不能容玩則雖容其言而不能用力請外添差通判嚴州主管崇道觀召為武學博士

大常寺丞兼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大宗正丞兼屯田郎官將作少監知嘉興府仍舊班兼右司郎官將作監轉對極言風憲之地未聞有十八疏攻一疎者封駮之司未聞有三舍人不肯草制者道揆不明法守滋亂天下之權將有所寄而倒持之患作當路者滋不悅出知泉州兼提舉市舶改知寧國府蠲逋減賦無筭泛入者盡籍于公帑戶部遣官督賦急若星火闔郡皇駭莫知爲計夢觀曰吾寧委官以去毋寧病民以留力匄祠且將以府印牒所遣官聞之夜遁他日夢觀去寧國人言之爲之流涕丞相董槐

召還帝問江東廉吏槐首以憂觀對帝說乃遷司農
少卿兼資善堂賛讀輪對謂今內外之臣恃陛下以
各遂其私而陛下獨一無可恃可為寒心次論郡國
當為斯民計朝廷當為郡國計乞命大臣應自前主
計之臣奪州縣之利而歸版曹者復歸所屬庶幾郡
國蒙一分之寬則斯民亦受一分之賜帝善其言遷
太府卿宗正少卿兼給事中起居舍人起居郎八上
章辭免以監察御史吳燧論罷直龍圖閣與祠授秘
閣修撰江淮等路提點鑄錢司公事甫至官即復召
為起居郎兼侍右侍郎給事中兼賛讀兼國子祭酒

權吏部侍郎奏事抗論益切以寵賂彰仁賢逝貨財偏聚爲言且謂未易相之前敝政固不少既易相之後敝政亦自若在廷之士皆危之夢觀曰吾以一布衣蒙上恩至此雖捐軀無以報利鈍非所計也力求補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蠲租稅省刑罰郡人徐清叟蔡抗以爲有古循吏風民有夢從者甚都迎祠山神出視之則夢觀也俄而夢觀得疾口授遺表不忘規諫遂卒帝悼惜久之賻銀帛三百夢觀退然若不勝衣然義所當爲奮往直前其居敗屋數間布衣蔬食而重名節云

洪天錫字君疇泉州晉江人寶慶二年進士授廣州
司法長吏盛氣待僚屬天錫糾正爲多丁内艱免喪
調潮州司理勢家奪民田天錫言於守還之帥方大
琮辟真州判官留眞幕府改秩知古田縣行鄉飲酒
禮邑劇牒訴猥多天錫剖決無留難有倚王邸勢殺
人者誅之不少貸調通判建寧府大水擅發常平倉
振之擢諸司糧料院拜監察御史兼說書累疏言天
下之患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劾董宋臣謝堂厲
文翁理宗力護文翁天錫又言不斥文翁必爲王府
累上令吳燧宣諭再三天錫力爭謂貴倖作姦犯科

根柢蟠固乃遲回護惜不欲繩以法勢燄愈張紀綱愈壞異時禍成雖欲治之不可得矣上又出御札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反不若未知之爲愈也章五上出闕待罪詔二人己改命宋臣續處之天錫言臣留則宋臣去宋臣留則臣當斥願早賜裁斷越月天雨土天錫以其異爲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所以辨又言修內司之爲民害者蜀中地震浙閩大水又言上下窮空遠近怨疾獨貴戚巨閹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

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民仲大論等列愬宋臣
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移文謂田
屬御莊不當白臺儀鸞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
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內外
臺可廢猶爲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併盧允升而
枚數其惡上猶力護之天錫又言修內司供繕修而
已比年動曰御前姦贓之老吏迹捕之兇渠一竄名
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
受害者皆良民也願毋使史臣書之曰內司之橫自
今始疏上至六七最後請還御史印謂明君當爲後

人除害不當留患以遺後人今朝廷輕給舍臺諫輕百司庶府而北司獨重倉卒之際臣實懼焉言雖不果行然終宋世閹人不能竊弄主威者皆天錫之力而天錫亦自是去朝廷矣改大理少卿再遷太常皆不拜改廣東提點刑獄五辭明年起知潭州久之始至官戢盜賊尊先賢踰年大治直寶謨閣遷廣東轉運判官決疑獄劾貪吏治財賦皆有法召為祕書監兼侍講以聵辭升祕閣修撰福建轉運副使又辭度宗即位以侍御史兼侍讀召累辭不許在道間監察御史張桂劾罷之乃疏所欲對病民五事曰公田曰

闕子曰銀綱曰鹽鈔曰賦役又言在廷無嚴憚之士何以寢姦謀遏事無敢諍之臣何以臨大節人物稀疏精采銷耎隱惰惜己者多忘身徇國者少進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加顯文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改漳州皆力辭又明年改福建安撫使力辭不許亭戶買鹽至破家隕身者天錫首罷之民作佛事以報罷荔枝貢召爲刑部尚書詔憲守之臣趣行無虛日不起久之進顯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三降御札趣之又力辭踰年進華文閣直學士仍舊宮觀尋致仕加端明殿學士轉一官疾革草遺表以規

君相上震悼特贈正議大夫謚文毅天錫言動有準繩居官清介臨事是非不可回折所著奏議經筵講義進故事通祀輯略味言發墨陽巖文集

黃師雍字子敬福州人少從黃榦學入太學寶慶二年舉進士詔爲楚州宮屬岀盜賊白刃之衝不畏不慴李全反狀已露師雍密結忠義軍別部都統時青圖之謀泄全殺青師雍不爲動全亦不加害秩滿朝議褒異師雍恥出史彌遠門不往見之調婺州教授學政一以呂祖謙爲法李宗勉趙必願趙汝談皆薦之師雍慕徐僑有清望欲謁之會其有召命師雍曰

今不可往也僑聞而賢之至闕以其學最聞宗勉在
政府力言於丞相喬行簡行簡已許以朝除師雍以
書見行簡勸其歸老行簡不悅宗勉之請遂格知遂
之龍溪轉運使王伯大上其邑最行簡罷宗勉與史
嵩之入相召師雍審察將至而宗勉卒嵩之延師雍
密示相親意師雍不領還糧料院又曰料院與相府
密邇所以相處師雍亦不領嵩之獨相權勢浸盛上
下懼禍未有發其姦者博士劉應起首疏論嵩之帝
感悟思逐嵩之師雍與應起相善故嵩之疑師雍左
右之諷御史梅杞擊師雍差知興化軍旋奪之旣知

邵武軍及應起爲監察御史師雍遷宗正寺簿尋亦拜監察御史首疏削金淵秩送外居住再疏斥趙綸項容孫史肎之嵩之終喪正言李鼎英殿中侍御史章琰共疏乞竄斥之師雍亦上疏論列帝感悟即其日詔勒令致仕權直舍人院劉克莊封還詞頭乞畀嵩之以貼職如宰臣去國故事遂得守金紫光禄大夫觀文殿學士致仕議者曰大夫官也觀文職也元降御筆但云守官無本官職之辭闕觀文之命自克莊啓之朋邪顧望不可赦師雍遂劾克莊臨事失身犯義免所居官琰亦繼劾克莊師雍又乞籍嵩之家隸

張叔儀皆從之未幾昴英劾臨安尹趙與𥲅及執政
琰亦劾執政帝怒昴英并及琰鄭寀秉間劾琰昴英
又嫉同列再疏以昴英屬某人琰屬師雍師雍毅然
不從獨擊葉閶乃與𥲅腹心琰昴英去國寀於是薦
周坦葉大有入臺首劾程公許江萬里善類日危矣
未踰月坦攻叅政吳潛去陳垓為監察御史時寀與
𥲅坦垓大有合為一師雍獨立寀惡之尤甚思所以
去師雍未得招四人共謀之會大旱求言應詔者多
指寀坦等為起災之由牟子才李伯玉盧鉞語尤峻
坦等偽撰匿名書誣三士師雍榻前辨謂匿名書條

令所禁非公論也不知何爲至前因發其僞撰之迹
適鉞疏譽師雍宷迺以鉞附師雍帝不聽擢師雍左
司諫未幾宷入政府謝方叔趙汝騰疏其姦宷遂罷
去師雍與丞相鄭清之故同舍然以劾劉用行魏峴
皆清之親故清之不樂坦喜曰吾得所以去之矣遣
其婦日造清之妻譖曰彼去用行峴乃去丞相之漸
也帝將以師雍爲侍御史清之曰如此則臣不可留
遷起居舍人兼侍講即力匃去清之猶冀師雍少貶
師雍曰吾欲爲全人終不屈數月坦卒劾師雍及高
斯得俱罷久之以直寶文閣奉祠陳垓又嗾同列寢

之清之卒起師雍爲左史既而改江西轉運使遷禮
部侍郎命下而卒于江西官舍師雍簡淡寡欲靖厚
有守言若不出口而於衰正之辨甚明視外物輕甚
故博采公論當官而行愛護名節無愧師友云
徐元杰字仁伯信州上饒人幼潁悟誦書日數千言
每冥思精索聞陳文蔚講書鉛山實朱熹門人往師
之後師事真德秀紹定五年進士及第簽書鎮東軍
節度判官聽公事嘉熙二年召爲祕書省正字遷校
書郎奏否泰剝復之理因及右轄久虛非骨鯁者艾
身足負荷斯世者不可輕畀又言皇子竑當置後及

蚤立太子乞蚤定大計時諫官蔣峴方力排竑置後
之說遂力請外不許即謁告歸匃祠章十二上三年
遷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以疾辭差知安吉州辭召
赴行在奏事辭益堅淳祐元年差知南劍州會峽陽
寇作擒渠魁八人斬之餘釋不問父老或相語曰侯
不來我輩魚肉矣郡有延平書院率郡博士會諸生
親為講說民訟率呼至以理化誨多感悅而去輸苗
聽其自槩闔郡德之丁母憂去官衆遮道跪留既免
喪授侍左郎官言敵國外患乞以宗社為心言錢塘
駐蹕驕奢莫尚宜抑文尚質兼崇教敷說書每入講

必先期齋戒嘗進仁宗詔內降旨揮許執奏及臺諫察舉故事爲戒語多切宮壼拜將作監進楊雄大臣箴陳古節儉時天久不雨轉對極論洪範天人感應之理及古今遇災修省之實辭益忠懇丞相史嵩之丁父憂有詔起復中外莫敢言惟學校叩閽力爭元杰時適輪對言臣前日晉侍經筵親承聖問以大臣史嵩之起復臣奏陛下出命太輕人言不可沮抑陛下自盡陛下之禮大臣自盡大臣之禮玉音賜俞臣又何所容喙今觀學校之書使人感歎且大臣讀聖賢之書畏天命畏人言家庭之變哀戚終事禮制有

常臣竊料其何至於忽送死之大事輕出以犯清議哉前日昕庭出命之易士論所以凜凜者實以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者也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爲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與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陛下烏得而不悔悟大臣烏得而不堅忍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爲陛下愛惜民彝爲大臣愛惜名節而已疏出朝野傳誦帝亦察其忠亮每從容訪天下事經筵益申前議未幾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起復之命遂寢

元老舊德次第收召元杰亦兼右司郎官拜太常少
卿兼給事中國子祭酒權中書舍人杜範入相復延
議軍國事爲書無慮數十所言皆朝廷大政邊鄙遠
慮每裁書至宗社隱憂處輒閣筆揮涕書就隨削槀
雖子弟無有知者六月朔輪當侍立以暴疾謁告特
拜工部侍郎隨乞納祿詔轉一官致仕夜四鼓遂卒
先元杰未死之一日方謁左丞相范鍾歸又折簡察
院劉應起將以翼日奏事是夕俄熱大作詰朝不能
造朝夜煩愈甚指爪忽裂以死朝紳及三學諸生往
弔相顧駭泣訃聞帝震悼曰徐元杰前日方侍立不

聞有疾何死之遽耶亟遣中使問狀賻贈銀絹二百計已而太學諸生伏闕愬其爲中毒且曰昔小人有傾君子者不過使之自死於蠻烟瘴雨之鄉今蠻烟瘴雨不在嶺海而在陛下之朝廷望奮發剛斷大明典刑於是三學諸生相繼叩閽訟冤臺諫交疏論奏監學官亦合辭聞于朝二子直諒直方乞以恤典充賞格有旨付臨安府逮醫者孫志寧及常所給使鞫治既又改理寺詔殿中侍御史鄭寀董之且募告者賞緡錢十萬官初品大理寺正黃濤謂伏暑證二子乞斬濤謝先臣然獄迄無成海內人士傷之帝悼念

不已賜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給其家賜謚忠愍
孫子秀字元實越州餘姚人紹定五年進士調吳縣
主簿有妖人稱水仙太保郡守王遂將使治之莫敢
行子秀奮然請往焚其廬碎其像沈其人於太湖曰
實汝水仙之名矣妖遂絕日詣學宮與諸生討論義
理辟淮東總領所中酒庫檄督宜興縣圍田租既還
白水災總領恚曰軍餉所關而敢若此獨不爲身計
乎子秀曰何敢爲身計寧罪去爾力爭之遂免調滁
州教授至官改知金壇縣嚴保伍釐經界結義役一
切與民休息訟者使齎牒自詣里正幷鄰證來然後

行不實者往往自匿其牒惟豪黠者有犯則痛繩不少貸淮民流入以萬計振給撫恤樹廬舍括田使耕核其能者分治之崇學校明教化行鄉飲酒禮訪國初茅山書院故址新之以待遠方遊學之士通判慶元府主管浙東鹽事先是諸場鹽百袋附五袋名五釐鹽未幾提舉官以為正數民困甚子秀奏蠲之辟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衢州寇作水冒城郭朝廷擇守屬子秀行子秀謂捕賊之責雖在有司亦必習土俗之人乃能翦其憑依截其奔突乃立保伍選用土豪首領常山縣令陳謙亨寓士周還淳等捍禦之勞

且表於朝乞加優賞人心由是競勸未幾盜復起江山玉山間甫七日而衆禽四十八人以來終子秀之任賊不復動水潦所及則爲治橋梁修堰牐補城壁浚水原助葺民廬振以錢米招通鄰糴奏蠲秋苗萬五千石有奇盡代納其夏稅并除公私一切之負坍溪沙壅之田請於朝未蠲其稅民用復蘇南渡後孔子裔孫寓衢州詔權以衢學奉祀因循踰年無專饗之廟子秀撤廢佛寺奏立家廟如闕里既成行釋菜禮以政最遷太常丞以言罷未幾還大宗正丞還金部郎官金部舊責州郡以必不可辦之泛數吏顛倒

爲姦欺子秀日夜討論給冊轉遞以均其輸人人如債切身不遣一字而輸足遷將作監淮東總領辭改知寧國府辭爲左司兼右司再兼金部與丞相丁大全議不合去國差知吉州尋鐫罷時發侍朱熠凡三劾子秀開慶元年爲浙西提舉常平先是大全以私人爲之盡奪亭民鹽本錢充獻羡之數不足則估籍虛攤一路騷動亭民多流亡子秀還前政鹽本錢五十餘萬貫奏省華亭茶鹽分司官定衡量之非法多取者於是流徙復業徙浙西提點刑獄兼知常州淮兵數百人浮寓貢院給餉不時死者相繼子秀請於

朝創名忠衛軍置砦以居截撥上供贍之盜刼吳大
椿前使者諱其事誣大椿與兄子爭財自刼其家
追毀大椿官編置千里外徙黥其臧獲子秀廉得實
刃悉平反之尋以兼郡則行部非便得請專臬事擊
貪舉廉風采凜然犴獄爲清進大理少卿直華文閣
浙東提點刑獄兼知婺州婺多勢家有田連阡陌而
無賦稅者子秀悉覈其田書諸牘勢家以爲厲己嗾
言者罷之尋遷湖南轉運副使以迎養非便辭移浙
西提點刑獄子秀冒暑周行八郡三十九縣獄爲之
清安吉州有婦人愬人殺其夫與二僕郡守指賞萬

緡逮繫考掠十餘人終莫得其實子秀密訪之乃婦
入賂宗室子殺其夫僕救之併殺以滅口一問即伏
誅又釋僞會之連逮者遠近稱爲神明初獄訟之滯
皆由期限之不應使者下車或親書戒州縣勿違而
違如故則怒之怒之改匣又違則又重怒之至再三
而專卒四出巡尉等司緣限抱匣費不貲則其勢必
違子秀與州縣約到限者徑詣庭下吏不得要索亦
無違者其後創循環總匣屬各州主管官凡管内諸
司報應皆併入匣一日一遣公移則又總實於匣以
往於是事無小大纖悉畢具而風聞者反謂專卒淩

州縣劾罷之子秀笑而已移江東提點刑獄度宗即位進太常少卿兼右司尋兼知臨安府以言罷起知婺州卒子秀少從上虞劉漢弼遊磊落英發抵掌極談神釆飛動與人交久而益親死生患難營救不遺力聞一善則手録之

李伯玉字純甫饒州餘干人端平二年進士第二初名誠以犯理宗潛諱更今名授觀察推官太學正兼莊文府教授太學博士召試館職歷詆貴戚大臣直聲暴起改校書郎奏言臺評迎合上意論罷尤焴楊棟盧鉞三人忠衰不辨乞同罷帝不允監察御史陳

垓運劾罷之奉雲臺祠差知南康軍遷著作佐郎兼沂靖惠王府教授兼考功郎官兼尚書右司員外郎引故事彈臺臣蕭泰来遷著作郎帝怒降兩官罷敘復知邵武軍改湖北提點刑獄移福建遷尚右郎官侍御史何夢然論伯玉逦吳潛之死黨奉祠遷福建提舉常平淮西轉運判官召赴經筵遷考功郎兼太子侍讀拜太府少卿祕書少監起居郎工部侍郎度宗即位兼侍講權禮部侍郎升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賈似道嘗集百官議事忽厲聲曰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衆默然莫敢應者伯玉答曰伯玉

殿試第二名平章不拔擢伯玉地步亦可以至此似道雖改容而有怒色既退即治歸以顯文閣待制知隆興府右正言黃萬石論罷召入覲擢權禮部尚書兼侍讀似道益專國柄帝以伯玉舊學進之卧內相對泣下欲用以參大政似道益忌之而伯玉尋病卒伯玉嘗請罷童子科以為非所以成人材厚風俗趙汝騰嘗薦八士各有品目於伯玉曰銅山鐵壁立朝風節大較似之所著有斛峯集

論曰陸持之學足以承其家而不幸蚤喪徐鹿卿論議明達克施有政趙逢龍之清操汝騰之不撓孫夢

觀之平直洪天錫黃師雍徐元杰李伯玉皆悉心直
言不避權勢孫子秀政績著見皆當時之傑出云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三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四　　宋史四百二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劉應龍字漢臣瑞州高安人嘉熙二年進士授零陵主簿饒州錄事參軍有毛隆者務剽掠殺人州民被盜逕呼盜曰汝毛隆也盜亦曰我毛隆也既訟于官捕隆置獄應龍曰盜誠毛隆其肯自謂因言于州州

不可乃委它官隆誣伏抵死未幾盜敗應龍繇是著名改知崇仁縣淮西失守江西諸州有殘破者縣佐貳聞變先遁應龍固守不去先是理宗久未有子以弟福王與芮之子爲皇子丞相吳潛有異論帝已不樂大元兵度江朝野震動逐丞相丁大全復起潛為相帝問潛策安出潛對曰當遷幸又問卿如何潛曰臣當死守於此帝泣下曰卿欲爲張邦昌乎潛不敢復言未幾北兵退帝語群臣曰吳潛幾誤朕遂罷潛相帝怒潛不已應龍朝受命帝夜出象簡書疏藁授應龍使劾潛應龍謂潛本有賢譽獨論事失當臨變

寡斷祖宗以來大臣有罪未嘗輕肆誅戮欲望姑從寬典以全體貌帝大怒延按劾丁大全請加竄斥疏言內莫急於蘇民瘼以固國本外莫急於討軍實以振國威又言時政四事廣發廩以振民饑通商販以助民食勸分富室以助官糴嚴等第以覈民數稽檢放以蘇民窮嚴戢盜以除民害賈似道素忌潛會京師米貴應龍爲勸糴歌官者取以上聞帝問知應龍所作問似道米價高當亟處之似道訪其由亦怒應龍遷司農少卿尋以右諫議大夫孫附鳳言遂去國景定三年湖南饑起提舉常平以捄荒功遷直寶章

閣廣南東路轉運判官遷秘書監兼國史編修實録
檢討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副使奏免和糴二十萬
石擢權戸部侍郎兼侍講時似道當國百官奏對稍
切直者輙黜應龍言臣覩今日之事可言者多矣迺
日以來靖恭自守者以論事爲忌指陳稍切者聮翩
引去豈兩省繳駁過甚重其疑歟抑廷臣奏對咈意
速其畏歟朝廷清明之時而言者已懐疑畏臣恐正
臣奪氣鯁臣吃舌宜非盛世所有遂迕當路自侍從
兩省以下無不切齒未幾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
亟辭中書舍人盧鉞希指封還録黄久之起爲江東

轉運使辭南海寇作朝廷患之乃以顯謨閣待制知廣州廣東經略安撫使寇聞應龍至遁去應龍勦遂之南海大治特旨屢召拜戶部侍郎仍兼侍讀七上奏辭免德祐元年遷兵部尚書寶章閣直學士知贛州兼江西兵馬鈐轄青海軍節度使力辭隱九峯子元高亦舉進士知候官縣沒洪天錫歎曰朝廷失一御史矣

潘牥字庭堅福州閩人端平二年第進士牥對曰陛下承休上帝皈德匹夫何異爲人子孫身荷父母劬勞之賜乃指豪奴悍婢爲恩私之地欲父母無愁不

可得也又曰陛下手足之愛生榮死哀反不得視士庶人此如一門之內骨肉之間未能親睦是以僮僕疾視鄰里生侮宜厚東海之恩裂淮南之土以致人和時對者數百人庭堅語最直會殿中侍御史蔣峴劾方大琮劉克莊王邁前倡異論併詆牣姓同逆賊策語不順請皆論以漢法牣調鎮南軍節度推官衢州推官歷淅西提舉常平司遷太學正旬日出通判潭州日食應詔上封事曰熈寧初元日食詔郡縣掩骼著爲令故王一抔淺土其爲暴骸亦大矣請以王禮改葬又移書丞相游似申言之似心善其言方將

收用之而牥卒

洪芹尚書右僕射适之曾孫以大父澤入官甫更調登進士第自南平司法改欽州教授部使者愛其才先後並薦之有旨召審察丁內外艱入主省架閣遷太學博士輪對發明絜矩之道擢國子博士出通判南劍入爲太常博士累遷將作少監屬詞臣無當上意慨然思得天下士丞相程元鳳言當今地望無踰洪芹者進兼翰林權直祕書少監開慶元年升直學士院繼權禮部侍郎中書舍人屬兵興帝悟柄任非人自貽國禍詔書所至聞者奮激蓋芹所草也丁大

全罷相出典鄉郡芹遷禮部侍郎繳奏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暴戾淫黷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盡從諫臣所請追官遠竄以伸國法以謝天下洸炎乘上怒攻丞相吳潛芹獨繳奏曰方國本多虞潛星馳赴闕理紛鎮浮陳力爲多一旦視爲弁髦得無如詩所謂將安將樂女轉棄予乎慷慨敢言天下義之遷禮部侍郎帝銳意鄉用而以論去退寓永嘉怡然自適咸淳初起知寧國府卒有文集

趙景緯字德父臨安府於潛人少勤學弱冠得周惇頤程顥兄弟諸書讀之恨不及登朱熹之門熹門人

葉味道謂之曰度正吾黨中第一人遂往見首誨以
求放心爲本由是往來味道正之間研索益精入太
學登淳祐元年進士第授江陰軍教授諸生守其榘
度丁母憂以祿不逮養服闋不調作讀易菴懸霤山
江東提點刑獄吳勢卿辟爲幹辦公事不就召爲史
館檢閱辭不許乞換待次教授不許乞岳祠又不許
乞致仕不報有旨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崇道觀三辭
不許景定元年特授祕書郎兩辭不許遷著作郎辭
不許以疾乞祠差主管佑神觀兼史館校勘史成兩
乞外祠進直祕閣與在外宮觀辭職名不許差主管

崇禧觀台州守王華甫建上蔡書院禮景緯為堂長
以疾辭依舊職差知台州兩辭不許趣命益嚴至郡
以化民成俗為先務首取陳述古諭俗文書示諸邑
且自為之說使其民更相告諭諷誦服行期無失墜
約束官吏擾民五事取孝經庶人章為四言詠贊其
義使朝夕歌之至有為之感涕者舉遺逸車若水林
正心于朝旌孝行作訓孝文以勵其俗平重刑懲譁
訐治豪横建黄巖縣社倉六十有六浚河道九十里
築隄路三十里節浮費為下户代輸秋苗奏蠲五邑
坊河渡錢期年之内乞歸田里者再進考功郎官再

辭不許兼沂靖惠王府教授辭不許是冬四辭新命且乞祠皆不許乃乞於赤城桐栢之間采藥著書庶幾有補後學使病廢之身不爲無用於聖世不許御筆兼崇政殿說書三辭不許乃造朝侍緝熙殿以易進講論聖人體元之妙在惟幾人君得此則天下有治而無亂人事有吉而無凶矣又曰惕厲祇懼乃天心之所存聖人先處於憂故能無憂先處以危故能無危若乃先自處於安樂則憂危乘之矣又論監司守令其說曰知人之難自古已然人才乏使莫令爲甚或覲望而撓於勢或阿私而徇於情或是非不公

而以枉爲直或毀譽失實而以汚爲廉遂使舉刺不當不足以服天下之心與其糾劾於有罪之後而未必盡得其情孰若精擇於未用之先而使之各稱其職彗出于栁景緯應詔上封事曰今自求所以解天意者不過悅人心而已百姓之心即天心也錮私藏而專天下之同欲則人不悅保私人而違天下之公議則人不悅閭閻之糟糠不厭而爇私之供奉自如則人不悅百姓之膏血日朘而符移之星火愈急則人不悅不公於己而欲絶天下之私則人不悅不澄其源而欲止天下之貪則人不悅夫必有是數者斯

足以召怨而致災願陛下捐內帑以絕壅利之謗出嬪嬙以節用度之奢弄權之貂寺素爲天下之所共惡者屏之絕之毒民之恩澤侯嘗爲百姓之所憤者黜之弃之擇忠鯁敢言之士置之臺諫以通關鬲之壅選慈惠忠信之人使爲守宰以保元氣之殘又必稽乾淳以來凡利源窠名之在百司庶府者悉隸其舊以濟經用之急公田派買不均之敝聽民自陳隨宜通變以安田里之生則人心悅天意解矣人之常情懼心每發於災異初見之時不能不潛移於諂諛交至之後萬一過聽左右寬譬之言曲爲它說以自

解毛舉細故以塞責而恐懼之初心弛則下拂人心上違天意國之安危或未可知又曰損玉食不若損內帑卻貢奉之爲實避正朝不若塞倖門廣忠諫之爲實肆大告固所以廣仁恩又不若擇循良黜貪暴之爲實蓋天意方回而未豫人心乍悅而旋疑此正陰陽勝復之會眷命隆替之機也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辭不許轉對言願明辨義利之限力破繫吝之私以天自處而絕內外之分以道制欲而黜耳目之累毋以閨闥之賤干公議毋以戚畹之私紊國常乞歸田里不許拜太府少卿兼職仍舊再辭

不許復上䟽乞歸不許以直數文閣知嘉興府辭仍乞奉祠皆不許咸淳元年至郡首以護根本正風俗爲先務三乞辭不許拜宗正少卿御筆兼侍講辭不許乃還家三乞祠御筆趣行猶乞寬告不許至國門御筆兼權工部侍郎時暫兼權中書舍人三辭不許以禮記進講開陳敬恕之義封還濫恩詞頭帝從之又言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嗜欲而窒嗜欲之要莫切於思居處則思敬動作則思禮祭祀則思誠事親則思孝每御一食則思天下之飢者每服一衣則思天下之寒者嬪嫱在列必思夏桀以嬖色亡其國飲

燕方歡必思商紂以沈湎喪其身念起而思隨之則念必息欲萌而思制之則欲必消志氣日以剛健德性日以充實豈不盛哉又曰雷發非時竊迹今日之事而有疑焉內批疊降而名器輕宮闈不嚴而主威褻橫恩之濫已收而復出戢貪之詔方嚴而隨弛宮正什伍之令所以防奇袞而或縱於乞憐之卑詞繳黃出入之禁所以嚴宸居而間惑於禬禳之小數以至彈墨未乾而抆拭之旨已下駁奏未幾而捷出之徑已開命令不疑則陽縱而不收主意不堅則陰閉而不密陛下可不思致災之由而亟求所以正之哉

願清其天君以端出治之源謹其號令以肅紀綱之本毋牽於私恩而撓公法毋遷於邇言而亂舊章去讒而遠色賤貨而貴德則人心悅而天意得可以開太平而兆中興也進權禮部侍郎兼修玉牒再辭不許升兼侍讀辭不許進聖學四箴一曰惜日力以致其勤二曰精體認以充其知三曰屛嗜好以專其業四曰謹行事以驗其用五乞歸田里帝勉留之請益力特授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辭不許乃還家召爲中書舍人三辭不許請益力進顯文閣待制依所乞予祠辭職名不許遂差提舉玉隆萬壽宮有疾謝醫

却藥曰使我清心以順天命毋重惱我懷拱手三揖乃卒詔特贈四官至中奉大夫謚文安景緯天性孝友雅志沖澹親沒無意仕進故其立朝之日不久云

馮去非字可遷南康都昌人父椅字儀之家居授徒所註易書詩語孟太極圖西銘輯說孝經章句喪禮小學孔子弟子傳讀史記及詩文志録合二百餘卷去非淳祐元年進士嘗幹辦淮東轉運司治儀真歐陽脩東園在焉使者黃濤欲以爲佛寺時已許薦去非力爭不得寧不受使者薦謁告而去寶祐四年召爲宗學諭丁大全爲左諫議大夫三學諸生叩閽言

不可帝為下詔禁戒詔立石三學去非獨不肯書名碑之下方監察御史吳衍翁應弼劾諸生下獄去非復調護宗學生之就逮者未幾大全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蔡抗去國去非亦以言罷歸舟泊金焦山有僧上謁去非不虞其為大全之人也周旋甚款僧乘間致大全意願毋遽歸少俟收召誠得尺書以往成命即下去非奮然正色曰程丞相蔡參政牽率老夫至此今歸吾廬山不復仕矣斯言何為至我絕之不復與言

徐霖字景說衢州西安人年十三有志聖人之道取

所作文焚之研精六經之奧探賾先儒心傳之要淳
祐四年試禮部第一知貢舉官入見理宗曰第一名
得人嘉獎再三登第授沅州教授時宰相史嵩之挾
邊功要君植黨顛國霖上疏歷言其姦深之狀以爲
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
奪豪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變化其心而收
攝之矣且其變化之術甚深非章章然號於人使之
爲小人也常於善類擇其質柔氣弱易以奪之者親
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己則潛棄而擯遠之以風其餘
彼以名節之尊不足以易富貴之願義利之辨亦終

暗於妻妾宮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疏奏見者吐舌
爲霖危之未幾蒿之匿父喪求起復君子並起而攻
之上大感悟丞相范鍾進所召試館職二人上思霖
之忠親去其一易霖名及試則曰人主無自强之志
大臣有患失之心故元良未建凶姦未竄是時丞相
杜範已薨而鍾雖得位畏姦人覆出爲己禍故也擢
祕書省正字霖辭不獲命遂就職會日食霖應詔上
封事曰日陽類也天理也君子也吾心之天理不能
勝乎人欲朝廷之君子不能勝乎小人宮闈之私暱
未屏瑣闥之姦袞未辨臺臣之討賊不决精祲感浹

日為之食又數言建立太子遷校書郎七年夏大旱霖應詔言諫議大夫不易則不雨京兆尹不易則不雨不報去國上遣著作郎姚希得留之不還御筆改合入官迺改宣教郎霖屢辭曰向爲身死而不敢欺其君父今以官高而自眩於平生失其本心何以暴其忠志又曰志貴乎潔忠尚乎精即有取則自蹈於垢汙矣八年夏添差通判信州霖皆力辭竟未拜改秩之命故也尋令守臣勉諭之特改宣教郎主管雲臺觀霖迺拜受十二年遷祕書省著作郎累辭不許兼國史編脩實録檢討上曰今日所當言者當備陳

之霖復以正太子名爲言又奏萬化之本在心存心
之法在敬無權尚佐郎官兼崇政殿說書迺上疏言
葉大有陰柔姦黠爲群憸冠不宜久長臺諫乞斥去不
報兼權左司霖知無不言於是讒嫉者思以中傷而
上亦不說乞補外知撫州祠先賢寬租賦振饑窮誅
悍將建營砦幾一月而政舉化行以言去士民遮道
不得行及瞑始由徑以出寶祐元年差知衡州三年
當之官遂辭差知袁州五年丁外艱哀毀號絕水漿
不入口七日明年開慶元年差主管崇禧觀景定二
年知汀州明年卒將終語其長子心亨曰有生必有

死自古聖賢皆然吾復何憾尚書省請加優異詔與一子恩澤度宗賜祭田百畝以旌直臣霖閒居衢守游釣築精舍聘霖爲學者講道是日聽者三千餘人

徐宗仁字求心信之永豐人淳祐十年進士歷官爲國子監主簿開慶元年伏闕上書曰賞罰者軍國之綱紀賞罰不明則綱紀不立令天下如器之欹而未墜於地存亡之機固不容髮兵虛將惰而力匱財殫環視四境類不足恃而所恃以維持人心奔走豪傑者惟陛下賞罰之微權在耳權在陛下而陛下不知所以用之則未墜者安保其終不墜乎臣爲此懼久

矣陛下當危急之時出金幣賜土田授節鉞分爵秩尺寸之功在所必賞故當悉心效力圖報萬分可也而自幹腹之兵越江踰廣以來凡閱數月尚未聞有死戰陣死封疆死城郭者豈賞罰不足以勸懲之耶令通國之所謂佚罰者不過丁大全袁玠沈翥張鎮吳衍翁應弼石正則王立愛高鑄之徒而首惡則董宋臣也是以廷紳抗疏學校叩閽至有欲借尚方劍爲陛下除惡而陛下乃釋而不問豈真欲愛護此數人而重咈千萬人之心天下之事勢急矣朝廷之紀綱壞矣君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勇今東南

一隅天下已半壞於此數人之手而罰不損其豪毛彼方擁厚貲挾聲色高臥華屋而使陛下與二三大臣焦心勞思可乎三軍之在行者豈不憤然不平曰稔禍者誰歟而使我捐軀兵革之間百姓之罹難者豈不群然胥怨曰召亂者誰歟而使我流血鋒鏑之下陛下亦嘗一念及此乎又極論邊事謂惠褻而威不振論董宋臣盤固日久蒙蔽日久又請使有言責者皆得以盡其言則國論伸而國威振臣雖屛處山林亦有生氣遷國子監丞祕書省著作佐郎主管崇禧觀遷考功郎官兼崇政殿說書進讀敬天圖遷太

府少卿兼侍講兼侍立修注官遷太常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知寧國府監察御史郭闓論罷德祐元年起授吏部侍郎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兼提領豐儲倉所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侍左侍郎乞假督府名稱往本州同守臣防拓不允權禮部尚書兼益王府贊讀衛益王走海上崖山兵敗死焉

危昭德邵武人寶祐元年進士歷官爲史館檢閱校勘武學諭宗正寺簿兼崇政殿說書遷祕書郎疏言國之命在民民之命在士大夫士大夫不廉朘民膏血爲己甘朘民不堪命矣又言願陛下與二三大臣

察利害之實究安危之本明詔郡國申嚴號令俾急其所急凡荒政之當舉者不可一日而置念緩其可緩凡苛賦之肆擾者易爲此時之寛征固結人心乃所以延天命也又言願陛下舉考課之事内以責諸彈糾之職外以責諸監司郡守之計貪濁昏庸固在必懲廉能正直尤當示勸察之精則黜陟之咸服行之力則觀聽之具孚而課吏之實得矣進兼侍講又言民者邦之命脉欲壽國脉必厚民生欲厚民生必寛民力且條上厲民四敝又言願陛下爲萬世根本之慮爲一時倉卒之防必求安節之亨毋招不節之

斜節之又節則宮闈之費差省帑藏之積自充上用足而下不匱矣又乞察欣瘁休戚之故酌利害損益之宜孰為當因孰為當革孰為可罷孰為可行則折衷泉貨而遠近便開通關梁而商賈行下修身奉法之詔而吏得自新出輸倉助貸之令而民免貴糴窒墨敕之門而無官府黜陟之異止輪臺之議而無疆界彼此之分則氣脈蘇醒意向翕合矣遷起居舍人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尋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諫作宗陽宮權工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乞致仕特轉一官昭德在經筵以易春秋大學衍義進講反

覆規正者甚多所著春山文集子徹孫咸淳元年進士

陳塏字子爽嘉興人歷京湖制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差知德安府加直寶謨閣江西提點刑獄改直敷文閣提舉千秋鴻禧觀轉司農寺丞主管崇道觀知安慶府召赴闕加直顯謨閣湖南提點刑獄再召爲右司郎官加直寶文閣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改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撫司事召爲右司郎官進直龍圖閣浙西提點刑獄遷司農少卿以祕閣修撰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遷大理卿進右文殿修撰知平

江府兼淮浙發運使戶部侍郎趙必愿舉塏最詔特轉一官遷太府卿司農卿權工部侍郎兼同詳定敕令官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入奏言願陛下轉移世道之樞機砥礪士大夫之廉恥使知名義爲重利祿爲輕乆去國以恬退聞者召之乆立朝以更迭請者從之甘言容悅者必斥真情肉閑者勿留如此則君臣上下皆以真實相與四維既張士大夫難進易退之風當見於聖世人才幸甚又言請以從官倣古昔入從出藩之意其從臣爲諸路憲漕則以提點刑獄使轉運使繫銜假之使名示與庶官別仍乞

除授自臣始自是屢言於帝前不許以言罷未幾進集英殿修撰知婺州改知太平州兼江東轉運副使請蠲放諸郡災傷加戶部侍郎淮東總領尋提領江淮茶鹽所兼知太平州發公帑代三縣輸折絲帛錢五十萬九千三百六十餘貫又作浮淮書堂以處兩淮之民而教之進顯謨閣待制知廣州權兵部尚書又進寶章閣直學士知婺州遷權戶部尚書尋爲真時暫兼吏部尚書以寶文閣學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召赴闕以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加龍圖閣學士依舊宮觀久之加端明殿學士咸淳四年卒謚清

毅塏屢歷麾節軍民愛戴幕客盛多而塏又樂薦士
所著可齋雜藁二十卷
楊文仲字時發眉州彭山人七歲而孤母胡年二十
有八守節自誓教養諸子文仲既冠以春秋貢其母
喜曰汝家至汝三世以是經收效矣淳祐七年文仲
以胄試第一入太學九年又以公試第一升內舍時
言路頗壅因季冬雷震首帥同舍叩閽極言時事有
曰天本不怒人激之使怒人本無言雷激之使言一
時爭傳誦之升上舍為西廊學錄丞相謝方叔嘗問
文仲曰今日何事最急對曰國本未建莫大於此上

意未喻當以死請可也寶祐元年登進士第丁母憂釋服屬從叔父棟守婺州罷歸寓餘杭文仲往問伊洛之學調復州學教授轉運使印應飛辟入幕明發婦寃獄應飛悉從文仲議且薦之荆湖宣撫使趙葵署文仲佐分司幕姚希德江萬里合薦文仲學為有用辟四川宣撫司準備差遣添差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召為戶部架閣遷太學正升博士時棟為祭酒講學盈詣精邃遷國子博士出外添差通判台州故事守貳尚華侈正月望取燈民間吏以白文仲曰為吾然一燈足矣劭農東郊守因欲泛湖文仲即先馳

歸添差通判揚州牙契舊額歲爲錢四萬緡累政增至十六萬開告訐以求羨文仲曰希賞以擾民吾不爲也卒增十八界一而已制置使李庭芝檄主管機宜文字時有沙田使者欲舉行之文仲力爭以爲事不可妄興蓋與民之惠有限不擾之惠無窮江北風寒之地民力竭矣爲利幾何安忍重擾吾民乎事遂不行召爲宗學博士郊祀攝圜壇子階監察御史近輔兵變水患輪對言皇天眷命垂四百年天命久熟之餘國脉癃老之候此豈非一大喜懼之交乎願陛下一初清明自作主宰又曰春多沈陰豈但麥秋之

憂於時爲夫尤軫覓陸之處天目則洪水發焉蘇湖則弄兵興焉戕寇于于而每見大夫之乏使佩印纍纍而常慮貪瀆之無厭將習黃金横帶之娱兵疲赤籍掛虛之冗蚩蚩編氓得以輕統府瑣瑣警邊輒以憂朝廷設不幸事有大於此者國何賴焉帝竦聽顧問甚至遷太常丞尋兼權倉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遷將作少監又遷將作監文仲在講筵每以積誠感動嘗進讀春秋帝問五霸何以爲三王罪人文仲奏云齊桓公當王霸升降之會而不能爲向上事業獨能開世變厲階臣考諸春秋桓公初年多書人越二

十年伐楚定世子之功既成然後書侯之辭送見此所以爲尊王抑伯之大法然王豈徒尊哉蓋欲周王子孫率修文武成康之法度以扶持文武成康之德澤則王迹不熄西周之美可尋如此方副春秋尊王之意帝曰先帝聖訓有曰絲竹之亂耳紅紫之眩目良心善性皆本有之又曰得聖賢心學之指要本領端正家傳世守以是而君國子民以是而祈天永命以是而貽謀燕翼大哉先訓朕朝夕服膺時帝以疾連不視朝文仲奏聲色之事若識得破元無可好帝斂容端拱久之盛夏建宗陽宮壞徙民居畿甸騷然

文仲疏諫移閶闔之聚為香火之庭不得為善計矣陛下紹祖宗之位豈以黃老之居為輕重哉翼日面奏益懇至丞相賈似道怒曰楊文仲多言詔卿監以上薦人才文仲薦陳存呂折鍾季玉等十有八人名士二人金華王栢天台車若水也兼國子司業兼侍立修注官又以捄太學教諭彭成大迕似道主管崇禧觀出知衡州運餉有法而民不擾以所當得米八千石立思濟倉召為祕書少監尋兼崇政殿說書以疾乞致仕不許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遷太常少卿兼國子司業遷起居舍人瀛國公即位授

權工部侍郎兼權侍右郎官尋兼給事中有事明堂
議以上公攝行文仲議曰今祇見天地之始雖在幼
沖比即喪次已勝拜跪執禮無違所當親饗時丞相
王爚陳宜中不協文仲上疏言事危且急矣祖宗所
深賴億兆所寄命在乎二相苟以不協之故今日不
戰明日不征時不再來後悔何及尋兼國子祭酒請
謚金華何基及栢時大元兵度江畿甸震動朝士多
棄去者侍從班惟文仲一人詔旌在列不去者二階
文仲疾益甚匃祠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三上章乞
致仕改知泉州因捋家踰嶺南待次卒而宋亡矣有

三百八十五个

見山文集焉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爲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性好直言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縶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即棄去明年復出試教官中兼經科除教授建寧府未上吳潛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扞饒信撫科降錢米以給之枋得說鄧傅二社諸大家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暨

兵退朝廷覈諸軍費幾至不免五年彗星出東方枋
得考試建康擿似道政事爲問目言兵必至國必亡
漕使陸景思銜之上其藁於似道坐居鄉不法起兵
時冒破科降錢且訕謗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咸淳三
年赦放歸德祐元年呂文煥導大元兵東下鄂黃蘄
安慶九江凡其親友部曲皆誘下之遂屯建康枋得
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分
沿江諸屯兵以之爲鎮撫使使之行成且願身至江
州見文煥與議從之使以沿江察訪使行會文煥北
歸不及而反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明年

正月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團湖坪矢盡孝忠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却後軍繞出孝忠後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屨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爲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為弟子論學

天下既定遂居閩中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
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爲首辭不起又明年行
省丞相忙兀台將旨詔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
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詔丞相義之
不強也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旨如江
南求人材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
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
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
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
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

般命必不黜夫女眞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它志哉終不行郭少師從瀛國公入朝既而南歸與枋得道時事曰大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使頓兵令毋深入待還歲幣即議和無枉害生靈也張宴然上書乞斂兵從和上即可之兵交二年無一介行李之事乃挐數百年宗社而降因相與痛哭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以求材為

急欲薦枋得爲功使其友趙孟迎来言枋得罵曰天祐仕閩無毫髮推廣德意反起銀冶病民顧以我輩飾好邪及見天祐又傲岸不爲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天祐怒强之而北枋得即日食菜果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欑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耳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棄之於地終不食而死伯父徽明以特奏恩為當陽尉攝縣事時天基節上壽大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二子趍進抱父屍亦死

三百四十字

論曰劉應龍不附賈似道馮去非不附丁大全潘牥論皇子竑事坎壈以終洪芹訟吳潜偉哉趙景緯醇儒也而無躁競之心徐霖進則直言于朝退則講道于里徐宗仁國亡與亡異乎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危昭德經筵進對之言悉載諸故史陳塏能以意氣感人楊文仲當搶攘之時猶能薦士謝枋得嶔崎以全臣節皆宋末之卓然者也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四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五　宋史四百二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循吏

陳靖　張綸　邵曄　崔立

魯有開　張逸　吳遵路　趙尚寬

高賦　程師孟　韓晉卿　葉康直

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太祖之世牧守令錄躬自召見問以政事然後遣行簡擇之道精矣監司察郡守郡守察縣令各以時上其殿最又命朝臣專督治

李祐寫

之考課之方密矣吏犯贓遇赦不原防閑之令嚴矣承平之世州縣吏謹守法度以修其職業者寔多其人其間必有絶異之績然後别於賞令或自州縣善最他日遂爲名臣則撫字之長又不足以盡其平生故始終三百餘年循吏載諸簡策者十二人作循吏傳

陳靖字道卿興化軍莆田人好學頗通古今父仁壁仕陳洪進爲泉州别駕洪進稱臣豪猾有負險爲亂者靖徒步謁轉運使楊克巽陳討賊策召還授陽翟縣主簿契丹犯邊王師數不利靖遣從子上書求入

奏機略詔就問之上五策曰明賞罰撫士衆持重示弱待利而舉帥府許自辟士而將帥得專制境外太宗異之改將作監丞未幾爲御史臺推勘官時御試進士多擢文先就者爲高等士皆習浮華尚敏速靖請以文付考官第甲乙俟唱名或果知名士即寘上科喪父起復祕書丞直史館判三司開拆司淳化四年使高麗還提點在京百司遷太常博士太宗務興農事詔有司議均田法靖議曰法未易遽行也宜先命大臣或三司使爲租庸使或兼屯田制置仍擇三司判官選通知民事者二人爲之貳兩京東西千里

檢責荒地及逃民產籍之募耕作賜耕者室廬牛犂種食不足則給以庫錢別其課爲十分責州縣勸課給印紙書之分殿最爲三等凡縣管墾田一歲得課三分二歲六分三歲九分爲下最一歲四分二歲七分三歲至十分爲中最一歲五分未及三歲盈十分者爲上最其最者令佐免選或超資殿者即增選降資每州通以諸縣田爲十分視殿最行賞罰候數歲盡罷官屯田悉用賦民然後量人授田度地均稅約井田之制爲定以法頒行四方不過如此矣太宗謂吕端曰朕欲復井田顧未能也靖此策合朕意乃召

見賜食遣之他日帝又語端曰靖説雖是第田未必墾課未必入請下三司雜議於是詔鹽鐵使陳恕等各選判官二人與靖議以靖爲京西勸農使命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等言其功難成帝猶謂不然既而靖欲假緡錢二萬試行之陳恕等言錢一出後不能償則民受害矣帝以群議終不同始罷之出靖知婺州再遷尚書刑部員外郎眞宗即位復列前所論勸農事又言國家禦戎西北而仰東南東南食不足則誤國大計請自東西及河北諸州大行勸農之法以殿最州縣官吏歲可省江淮漕百

餘萬復詔請條上之靖請刺史行春縣令勸耕孝悌力田者賜爵置五保以檢察姦盜籍游惰之民以供役作又下三司議皆不果行歷度支判官為京畿均田使出為淮南轉運副使兼發運司公事徙河南轉運使極論前李氏橫賦於民凡十七事詔為罷其尤甚者徙知潭州歷度支鹽鐵判官祀汾陰為行在三司判官又歷京西京東轉運使知泉蘇越三州累遷太常少卿進太僕卿集賢院學士知建州徙泉州拜左諫議大夫初靖與丁謂善謂貶黨人皆逐去提點刑獄侍御史王耿乃言靖老疾不宜又為鄉里官於

是以祕書監致仕卒靖平生多建畫而於農事尤詳嘗取淳化咸平以来所陳表章目曰勸農奏議録上之然其說泥古多不可行

張綸字公信潁州汝陰人少倜儻任氣舉進士不中補三班奉職遷右班殿直從雷有終討王均于蜀有降寇數百據險叛使綸擊之綸馳報曰此窮寇急之則生患不如諭以向背有終用其說賊果棄兵来降以功遷右侍禁慶州兵馬監押擢閤門祗候益彰簡等州都巡檢使所部卒縱酒掠居民綸斬首惡數人衆乃定徙荆州提點刑獄遷東頭供奉官提點開封

府界縣鎮公事奉使靈夏還會辰州溪峒彭氏蠻內寇以知辰州綸至棠蓬山驛路賊不得通乃遁去徙知渭州改內殿崇班知鎮戎軍奉使契丹安撫使曹瑋表留之不可蠻復入寇爲辰州澧鼎等州緣邊五溪十峒巡檢安撫使諭蠻酋禍福購還所掠民遣官與盟刻石于境上久之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時鹽課大虧乃奏除通泰楚三州鹽戶宿負官助其器用鹽入優與之直由是歲增課數十萬石復置鹽場于杭秀海三州歲入課又百五十萬居二歲增上供米八十萬疏五渠導太湖入于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

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築漕河隄二百里于高郵北旁錮鉅石爲十礎以泄横流泰州有捍海堰延袤百五十里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冐民田綸方議修復論者難之以爲濤患息而畜潦之患興矣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獲多而忘少豈不可邪表三請願身自臨役命兼權知泰州卒成堰復逋戶二千六百州民利之爲立生祠居淮南六年累遷文思使昭州刺史契丹隆緒死爲弔慰副使歷知秦瀛二州兩知滄州再遷東上閤門使眞拜乾州刺史徙知潁川卒綸有材略所至興利除害爲人恕喜施予在江

淮見漕卒凍餒道死者衆歎曰此有司之過非所以
體上仁也推奉錢市絮襦千數衣其不能自存者
邵曄字日華其先京兆人唐末喪亂曾祖岳挈族之
荆南謁高季興不見禮遂之湖南彭玕刺全州辟爲
判官會賊曾仁恭寇連州即署岳國子司業知州事
遂家桂陽祖崇德道州錄事參軍父簡連山令曄幼
嗜學恥從辟署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第解褐授邵
陽主簿改大理評事知蓬州錄事參軍時太子中舍
楊全知州性悍率蒙昧部民張道豐等三人被誣爲
劫盜悉寘于死獄已具曄察其枉不署牘白全當核

其實全不聽引道豐等抵法號呼不服再繫獄按驗旣而捕獲正盜道豐等遂得釋全坐削籍爲民曄代還引對太宗謂曰爾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賜錢五萬下詔以全事戒諭天下授曄光祿寺丞使廣南採訪刑獄俄通判荊南賜緋魚遷著作佐郎知忠州歷太常丞江南轉運副使改監察御史以母老乞就養得知朗州入判三司磨勘司遷工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景德中假光祿卿充交阯安撫國信使會黎桓死其子龍鉞嗣立兄龍全率兵刼庫財而去其弟龍廷殺鉞自立龍廷兄明護率扶蘭砦兵攻戰曄駐嶺

表以事上聞改命爲緣海安撫使許以便宜設方略睟貽書安南諭朝廷威德俾速定位明護等即時聽命奉龍廷主軍事初詔睟俟其事定即以黎桓禮物改賜新帥睟上言懷撫外夷當示誠信不若俟龍廷貢奉別加封爵而寵賜之真宗甚嘉納使還改兵部員外郎賜金紫初受使假官錢八十萬市私覿物及爲安撫已償其半餘皆詔除之嘗上邕州至交州水陸路及宜州山川等四圖頗詳控制之要俄判三司三勾院坐所舉季隨犯贓睟當削一官上以其遠使之勤止令停任大中祥符初起知兗州表請東封優

詔答之及遣王欽若趙安仁經度封禪仍判州事就命曄爲京東轉運使封禪禮畢超拜刑部郎中復判三勾院出爲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四年改右諫議大夫知廣州州城瀕海每蕃舶至岸常苦颶風曄鑿內濠通舟颶不能害俄遘疾卒年六十三

崔立字本之開封鄢陵人祖周度仕周爲泰寧軍節度判官慕容彥超叛周度以大義責之遂見殺立中進士第爲果州團練推官役兵輦官物道險迺率衆錢備舟載歸知州姜從革論如率斂法當斬三人立曰此非私己罪杖爾從革初不聽卒論奏詔如立議

真宗記之特改大理寺丞知安豐縣大水壞期思塘立躬督繕治踰月而成進殿中丞歷通判廣州許州會滑州塞決河調民出芻楗命立提舉受納立計其用有餘而下戶未輸者尚二百萬悉奏弛之知江陰軍屬縣有利港久廢立教民濬治既成溉田數千頃及開橫河六十里通運漕累遷太常少卿歷知棣漢相潞兗鄆涇七州兗州歲大饑募富人出穀十萬餘石振餓者所全活者甚衆立性淳謹尤喜論事大中祥符間帝既封禪士大夫爭奏上符瑞獻賛頌立獨言水發徐州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火天所以警

驕惰戒淫泆也區區符瑞尚何足為治道言哉前後上四十餘事以右諫議大夫知耀州改知濠州遷給事中告老進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識韓琦於布衣以女妻之人嘗服其鑒云

魯有開字元翰參知政事宗道從子也好禮學通左氏春秋用宗道蔭知韋城縣曹濮劇盜橫行旁縣閭聞其名不敢入境知確山縣大姓把持官政有開治其最甚者遂以無事興廢陂溉民田數千頃富弼守蔡薦之以為有古循吏風知金州有蠱獄當死者數十人有開曰欲殺人衷謀之足矣安得若是衆邪訊

之則誣天方旱獄白而雨知南康軍代還熙寧行新法王安石問江南如何曰法新行未見其患當在異日也以所對爭異出通判杭州知衛州水災人乏食擅貸常平錢粟與之且奏乞蠲其息徙冀州增隄或謂郡無水患何以役為有開曰豫備不虞古之善計也卒成之明年河決水果至不能冒隄而止朝廷遣使河北民遮誦有開功狀召為膳部郎中元祐中歷知信陽軍洺滑州復守冀官至中大夫卒

張逸字大隱鄭州滎陽人進士及第為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襄州鄧城縣有能名知州謝泌將薦逸先設

几案置章其上望闕再拜曰老臣為朝廷得一良吏迺奏之他日引對真宗問所欲何官逸對曰母老在家願得近鄉一幕職官歸奉甘旨足矣授澶州觀察推官數日以母喪去服除引對帝又固問之對曰願得京官特改大理寺丞帝雅賢泌再召問逸者用泌薦也知長水縣時王嗣宗留守西京厚遇之及徙青神縣貧不自給嗣宗假奉半年使辦裝既至縣興學校教生徒後邑人陳希亮楊異相繼登科逸改其居曰桂枝里縣東南有松栢灘夏秋暴漲多覆舟逸禱江神不踰月灘為徙五里時人異之再遷太常博士

知尉氏縣擢監察御史提點益州路刑獄開封府判官使契丹爲兩浙轉運使徙陝西未赴又徙河東居數月復徙陝西以龍圖閣待制知梓州累遷尚書兵部郎中知開封府有僧求內降免田稅而逸固執不許仁宗曰有司能守法朕何憂也又言頃禁命婦干禁中恩比來稍通女謁願令官司糾劾從之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逸凡四至蜀諳其民風華陽驛長殺人誣道旁行者縣吏受財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冤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爲神會歲旱逸使作堰

壅江水溉民田自出公租減價以振民初民饑多殺
耕牛食之犯者皆配關中逸奏民殺牛以活將死之
命與盜殺者異若不禁之又將廢穡事今歲少稔請
一切放還復其業報可未幾卒于官
吳遵路字安道父淑見文苑傳第進士累官至殿中
丞為祕閣校理章獻太后稱制政事得失下莫敢言
遵路條奏十餘事語皆切直忤太后意出知常州嘗
預市米吳中以備歲儉已而果大乏食民賴以濟自
他州流至者亦全十八九累遷尚書司封員外郎權
開封府推官改三司鹽鐵判官加直史館為淮南轉

運副使會罷江淮發運使遂兼發運司事嘗於真楚
泰州高郵軍置斗門十九以畜泄水利又廣屬郡常
平倉儲畜至二百萬以待凶歲凡所規畫後皆便之
遷工部郎中坐失按蘄州王蒙正故入部吏死罪降
知洪州徙廣州辭不行是時發運司既復置使乃以
為發運使未至召修起居注元昊反建請復民兵除
天章閣待制河東路計置糧草受詔料揀河東鄉民
可為兵者諸路視以為法進兵部郎中權知開封府
馭吏嚴肅屬縣無追逮時宋庠鄭戩葉清臣皆宰相
呂夷簡所不悅遵路與三人雅相厚善夷簡忌之出

知宣州上禦戎要略邊防雜事二十篇從陝西都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被病猶決事不輟手自作奏及卒仁宗聞而悼之詔遣官護喪還京師導路幼聰敏既長博學知大體毋喪廬墓蔬食終制性夷雅慎重寡言笑善筆札其爲政簡易不爲聲威立朝敢言無所阿倚平居廉儉無他好既沒室無長物其友范仲淹分奉賙其家子瑛爲尚書比部員外郎不待老而歸

趙尚寛字濟之河南人參知政事安仁子也知平陽縣鄰邑有大囚十數破械夜逸殺居民將犯境尚寛

趣尉出捕曰盜謂我不能來方怠惰易取也宜亟往毋使得散漫且為害尉既出又遣徼巡兵躡其後悉獲之知忠州俗畜蠱殺人尚寬揭方書市中教人服藥募索為蠱者窮治寘于理大化其俗轉運使持鹽數十萬斤課民易白金期會促尚寬發官帑所儲副其須徐與民為市不擾而集嘉祐中以考課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亂田不耕土曠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為邑尚寬曰土曠可益墾辟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視圖記得漢召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溉田萬餘頃又教民

自為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尚
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耕牛比三
年榛莽復為膏腴增戶積萬餘尚寬勤於農政治有
異等之效三司使包拯與部使者交上其事仁宗聞
而嘉之下詔襃焉仍進秩賜金留于唐凡五年民像
以祠而王安石蘇軾作新田新渠詩以美之徙同宿
二州河中府神勇卒苦大校貪虐刊匿名書告變尚
寬命焚之曰妄言耳衆乃安已而奏黜校分士卒隸
他營又徙梓州尚寬去唐數歲田日加闢戶日益衆
朝廷推功自少府監以直龍圖閣知梓州積官至司

農卿卒詔賜錢五十萬

高賦字正臣中山人以父任為右班殿直復舉進士改奉禮郎四遷太常博士歷知真定縣通判劍邢石州成德軍知衢州州俗尚巫鬼民毛氏柴氏二十餘家世蓄蠱毒值閏歲害人尤多與人忿爭輒毒之賦悉擒治伏辜蠱患遂絶徙唐州州田經百年曠不耕前守趙尚寬菑墾不遺力而榛莽者尚多賦繼其後益募兩河流民計口給田使耕作陂堰四十四再滿再留比其去田增闢三萬一千三百餘頃戶增萬一千三百八十歲益稅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璽書褒諭

宣布治狀以勸天下兩州爲生立祠擢提點河東刑獄又加直龍圖閣知滄州程昉欲於境內開西流河繞州城而北注三塘泊賦曰滄城近河歲增隄防猶懼奔溢矧妄有開鑿乎昉執不從後功竟不成歷蔡潞二州入同判太常寺進集賢院學士在朝多所建明嘗言二府大臣或僦舍委巷散處京城公私非便宜倣前代丞相府於端門前列置大第俾居之又言仁宗朝爲兖國公主治第用錢數十萬緡今有五大長公主若悉如前比其費無藝願講求中制裁爲定式請諸道提點刑獄司置檢法官庶專平讞使民不

寃乞於禁中建閣繪功臣像如漢雲臺唐凌煙之制言多施行以通議大夫致仕退居襄陽卒年八十四

程師孟字公闢吳人進士甲科累知南康軍楚州提點夔路刑獄瀘戎數犯渝州邊使者治所在萬州相去遠有警率浹日乃至師孟奏徙於渝夔部無常平粟建請置倉適凶歲振民不足即矯發他儲不俟報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俟報餓者盡死矣竟發之徙河東路晉地多土山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濁如黃河俗謂之天河可溉灌師孟勸民出錢開渠築堰淤良田萬八千頃裒其事爲水利圖經頒之州縣爲度

支判官知洪州積石爲江隄浚章溝揭北閘以節水
升降後無水患判三司都磨勘司接伴契丹使蕭惟
輔曰白溝之地當兩屬今南朝植柳數里而以北人
漁界河爲罪豈理也哉師孟曰兩朝當守誓約涿郡
有案牘可覆視君舍文書騰口說詎欲生事耶惟輔
媿謝出爲江西轉運使盜發袁州州吏爲耳目久不
獲師孟械吏數輩送獄盜即成擒加直昭文館知福
州築子城建學舍治行最東南徙廣州州城爲儂寇
所毀他日有警民駭竄方伯相踵至皆言土疏惡不
可築師孟在廣六年作西城及交阯陷邕管聞廣守

備固不敢東時師孟已召還朝廷念前功以爲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判都水監賀契丹生辰至涿州契丹命席迎者正南向涿州官西向宋使价東向師孟曰是卑我也不就列自日昃爭至暮從者失色師孟辭氣益厲叱儐者易之於是更與迎者東西向明日涿人餞于郊疾馳過不顧涿人移雄州以爲言坐罷歸班復起知越州青州遂致仕以光祿大夫卒年七十八師孟累領劇鎮爲政簡而嚴罪非死者不以屬吏發隱擿伏如神得豪惡不逞跌宕者必痛懲艾之至勦絶乃已所部肅然洪福廣越爲立生祠

韓晉卿字伯修密州安丘人爲童子時日誦書數千言長以五經中第歷肥鄉嘉興主簿安肅軍司法參軍平城令大理詳斷審刑詳議官通判應天府知同州壽州奏課第一擢刑部郎中元祐初知明州兩浙轉運使差役法復行諸道處畫多倉卒失叙獨晉卿視民所宜而不戾法指入爲大理少卿遷卿晉卿自仁宗朝已典讞臬時朝廷有疑議輒下公卿雜議開封民爭鶉殺人王安石以爲盜拒捕鬬而死殺之無罪晉卿曰是鬬殺也登州婦人謀殺夫郡守許遵執爲按問安石復主之晉卿曰當死事久不決爭論盈

庭終持之不肯變用是知名元豐置大理獄多內庭所付晉卿持平考核無所上下神宗稱其才每讞獄雖明若事連貴要屢鞠弗成者必以委之嘗被詔按治寧州獄循故事當入對晉卿曰奉使有指三尺法具在豈應刺候主意輕重其心乎受命即行諸州請讞大辟執政惡其多將劾不應讞者晉卿曰聽斷求所以生之仁恩之至也茍讞而獲譴後不來矣議者又欲引唐日覆奏令天下庻戮悉奏決晉卿言可疑可矜者許上請祖宗之制也四海萬里必須繫以聽朝命恐自今瘐死者多於伏辜者矣朝廷皆行其說

故士大夫間推其忠厚不以法家名之卒于官
葉康直字景溫建州人擢進士第知光化縣縣多竹
民皆編爲屋康直教用陶瓦以寧火患凡政皆務以
利民時豐稷爲穀城令亦以治績顯人歌之曰葉光
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曾布行新法以爲司農屬
歴永興秦鳳轉運判官徙陝西進提點刑獄轉運副
使五路兵西征康直領涇原糧道承受內侍梁同以
餉惡妄奏神宗怒械康直將誅之王安禮力救得歸
故官元祐初加直龍圖閣知秦州中書舍人曾肇蘇
轍劾康直謟事李憲免官究實無狀改知河中府復

爲秦州夏人侵甘谷康直戒諸將設伏以待殲其二酋自是不敢犯境進寶文閣待制陝西都運使以疾請知亳州通濬積潦民獲田數十萬畝召爲兵部侍郎卒年六十四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五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六　宋史四百二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道學一

周敦頤　程顥　程頤

張載 弟戩　邵雍

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為職業黨庠術序師弟子以是道為講習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載之間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以遂其性於斯

時也道學之名何自而立哉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德無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徒定禮樂明憲章刪詩修春秋讚易象討論墳典期使五三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兩漢而下儒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焉而弗詳異端邪說起而乘之幾至大壞千有餘載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舂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於天而性於人者瞭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旨

然後道之大原出於天者灼然而無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顥及弟頤寔生及長受業周氏已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於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奧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餘蘊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為先明善誠身為要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顛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沉於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其於世代之汚隆氣化之榮悴有所關係也甚大道

學盛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
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邵雍高明英
悟程氏實推重之舊史列之隱逸未當今置張載後
張栻之學亦出程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
其他程朱門人考其源委各以類從作道學傳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
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
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
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
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敦頤獨與之

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稜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因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為憂而又以汚穢善政為恥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為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

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為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寃澤物為己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傳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

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因與為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

定十三年賜諡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
子廟庭二子壽燾燾官至寶文閣待制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高祖羽太
宗朝三司使父珦仁宗錄舊臣後以為黃陂尉久之
知龔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
為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龔珦使詰之曰
比過潯潯守以為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
更致禮珦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妄乃息徙知磁州又
徙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讙言佛光見觀
者相騰踐不可禁珦安坐不動頃之遂定熙寧法行

為守令者奉命唯恐後珣獨抗議指其未便使者李
元瑜怒即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太中大夫元祐五年
卒年八十五珣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唯恐有
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
不察其饑飽寒燠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
嫁遺孤女必盡其力所得奉禄分贍親戚之貧者伯
母寡居奉養甚至從女兄既適人而喪其夫珣迎以
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時官小禄薄克己為義人以
為難文彥博蘇頌等九人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
給其葬顥舉進士調鄠上元主簿鄠民有借兄宅居

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顥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徧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為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為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

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
遠就糴則價高顥擇當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
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
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
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偽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
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
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
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之秀者
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
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熙寧初用呂公著薦

為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材為言務以誠意感悟主上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以為便言者攻之甚力顥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為之媿屈自安石用事顥未嘗一語及於功利居職八九月數論時政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

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徼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提點京西刑獄顥固辭改僉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顥公直以為己所不如程昉治河取澶卒八百而虐用之衆逃歸羣僚畏昉欲勿納顥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即親往啓門拊勞約少休三

日復役衆驩踊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後過州揚
言曰澶卒之潰盖程中允誘之吾且許于上顥聞之
曰彼方憚我何能為果不敢言曹村埽決顥謂郡守
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
為盍盡遣廂卒見付渙以鎮印付顥立走決所激諭
士卒議者以為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顥命善泅者度
決口引巨索濟衆兩岸並進數日而合求監洛河竹
木務歷年不叙代閱特遷太常丞帝又欲使修三經
義執政不可命知扶溝縣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
子無生理顓脅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

顥捕得一人使引其類貫宿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繂為業且察為奸者自是境無焚剽患内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章震諸邑競侈供張悅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青帳可用爾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監汝州鹽稅哲宗立召為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亦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

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騖高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

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顥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

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嘉定十三年賜謚曰純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程頤字正叔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頤因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

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

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好
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
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
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
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
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
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
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即延見
處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事頤治平元豐間大臣
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

伏見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為秘書省校書郎既入見擢崇政殿說書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況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

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爲慰既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頤又言除喪而用吉禮尚當因事張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皆從之帝嘗以瘡疹不御邇英累日頤詣宰相問安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相以下始奏請問疾蘇軾不悅於頤頤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合攻軾胡宗愈顧臨詆

頤不宜用孔文仲極論之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久之加直秘閣再上表辭董敦逸復摭其有怨望語去官紹聖中削籍竄涪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迫遣之欲入別叔母亦不許明日贐以銀百兩頤不受徽宗即位徙峽州俄復其官又奪於崇寧卒年七十五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為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張載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為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嘗言今農夫祁寒

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鋭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

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

而爭奪息道尊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
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
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
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
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傚
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爲正
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
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
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
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者也言不能與於斯爾斯道也唯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

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
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
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
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
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
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奥庶幾學者得其門
而入矣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
漸皆為名士涪人祠頤於北巖世稱為伊川先生嘉
定十三年賜謚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
子廟庭門人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皆班

字四百个

班可書附于左呂大鈞大臨見大防傳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
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
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
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
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
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
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
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
異學淳如也舉進士為祁州司法參軍雲巖令政事

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
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
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言
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
問治道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為
崇文院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
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
受命者矣明州苗振獄起往治之末殺其罪還朝即
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
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

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恠妄辨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傅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歛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曰載之始終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

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賻載學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為横渠先生著書號正蒙又作西銘曰乾稱父而坤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幼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

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
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
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材頴封人
之錫類不弛勞而厎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
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
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
於成也存吾順事歿吾寧也程頤嘗言西銘明理一
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自孟子後蓋未之見學者至今尊其書嘉定十三年
賜謚曰明公淳祐元年封郿伯從祀孔子廟庭弟戩

戩字天祺起進士調閿鄉主簿知金堂縣誠心愛人養老恤窮閭召父老使教督子弟民有小善皆籍記之以奉錢為酒食月吉召老者飲勞使其子孫侍勸以孝弟民化其德所至獄訟日少熙寧初為監察御史裏行累章論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與為死黨李定以邪諂竊臺諫且安石擅國輔以絳之詭隨臺臣又用定輩繼續而來芽蘖漸盛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書數十上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

曰戩之狂直宜為公哭然天下之哭公者不少矣趙抃從旁解之戩曰公亦不得為無罪抃有愧色遂稱病待罪出知公安縣徙監司竹監至舉家不食筍常愛用一卒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籜治之無以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卒于官年四十七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三十游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為河南人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

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
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
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
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
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
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
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
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
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
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宓羲先天之旨

著書十餘萬言行于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洛蓬蓽環堵不芘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毀盡禮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游為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隷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

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毋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不為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

之時新法固嚴能寛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
益耶嘉祐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
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
竟稱疾不之官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
作郎元祐中賜謚康節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
夷渾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
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論議終日退
而歎曰堯夫内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絶人遇事能
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
超詣之識務高雍所為至謂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

之前知謂雍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將終共議喪葬事外庭雍皆能聞衆人所言召子伯温謂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既葬顥為銘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子伯温別有傳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六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宋史　119
作者=（元）脱脱等奉敕修
页数=163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37
SS号=12460474
DX号=000007545287
url=http://book2.duxiu.com/search?&channel=search&gtag=&sw=%B0%D9%F1%C4%B1%BE%B6%FE%CA%AE%CB%C4%CA%B7++%CB%CE%CA%B7++119&year=&sectyear=&seb=0&pid=0&showc=0&fenleiID=&Pages=1&searchtype=1